

## 浅谈麦积区博物馆馆藏唐鸾雀菱花镜的艺术风格

王春苗

(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甘肃 天水 741020)

[摘要]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馆藏一面唐鸾雀菱花铜镜,其纹饰精美、图案精致、工艺精良、造型新颖,是唐代花式镜中最为典型的一种铜镜,更是盛唐时期文化繁荣、经济昌盛的集中体现。它的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对于研究盛唐时期麦积区(古邽县)的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及民情风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鸾雀菱花镜;纹饰;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19-02

铜镜的制造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铜镜出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遗址中,距今已有4000多年。铜镜是古人用来饰容照面的生活用具,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里深受人们青睐,正如《列子·贵言》所言:“面之所以引,明镜之力也。”早在青铜器诞生之初,铜镜就破土而出。殷商、西周以前,铜镜是王室勋戚、高级贵族的专用器具,平民百姓无权享用。春秋以后,一般的贵族得以使用。秦汉以后,铜镜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其数量也越来越多。

古代以铜为镜,映日则发光影如菱花,因名“菱花镜”。唐代以前的铜镜,外形多为圆形,少数为方形。唐代,各种花式镜流行,菱花镜一般是指形制为菱花外形的铜镜,是当时花式镜中最具特征的一种铜镜。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葵花镜、亚字镜等新颖悦目的式样,常见的还有瑞兽葡萄镜、舞鸾镜、蟠龙镜、神仙镜、骑狩镜、打马球镜等。唐镜的纹样大都写实,表现生动传神。镜背更发展了加工工艺,出现了嵌螺钿镜、金背镜和银背镜等。我国的青铜镜工艺至唐代而集大成。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鸾雀菱花镜是唐代铜镜艺术中的典型代表,它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的人文精神及艺术风格。这件鸾雀菱花镜为国家一级文物,直径13.5厘米,重62克,形制为八角菱花形,内为圆形,兽钮。以钮为中心,内区四只鸾鸟翔绕其间,饰以四株并蒂花,外区饰八朵祥云,无铭文,纹饰清晰生动,品相完美。整个造型以中心对称,但是四只鸾雀神态各异,姿态各不相同,或引颈顾盼,或振翅飞翔,前呼后应,动静结合。四株并蒂花也各不相同,从花蕾到含苞待放,再至盛开最后结果,以花的生长周期来寓意生命的传承以及对于美好生活、圆满人生的冀望。无论是鸾雀还是并蒂

花,都刻画得非常细腻生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既有细微变化,又整体统一,显示出了高超的技艺与艺术性,已突破了单纯而毫无活力的纹饰象征性装饰,更多地赋予了它观赏性与艺术性,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完全对称僵局,格局更加独特生动,寓意更加丰富,富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和生活气息。

该铜镜的纹饰极具民族特色,如鸾雀、祥云、瑞兽、花枝都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吉祥图案,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制,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与文化的沉淀。在它的制作过程中,已经脱离了最初铜镜的本源,而更多地赋予它古代工匠的思想与创造性,赋予它一种劳动人民最淳朴的意念。瑞兽、祥云预示吉祥如意,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冀望,也是当时劳动人民对于自身生存价值的一种思考。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展示着他们的存在,卑微而不卑贱,渺小而不弱小,他们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宣告着他们平弱而高贵的自尊。倔强而又自信的精神一如这铜镜流传至今的灿烂,需要后世去仰视。

麦积区位于甘肃最东端,境内北部有渭河贯穿其间,南部是秦岭山脉的西延部分,温暖湿润,山川毓秀。麦积区古称邽县,该地与周边地区系秦人发祥地,这里地处甘、陕、川交通要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区内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考古发现了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在距今8000~4000年间,创建了甘肃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麦积区博物馆馆藏的唐鸾雀菱花铜镜,其形制为八角菱花形,纹饰也较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典型的盛唐时期铜镜艺术的特征,是唐代铜镜艺术高峰的集中体现,从而证明了麦积区(古邽县)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麦积

区的经济、文化都受到长安的极大影响,为甘肃历史的发展增添了靓丽的一笔。

雀鸟、鸾凤、花卉纹饰图案,镜钮为兽形钮,雀绕花枝,金银平脱,无铭文,制作精美,富丽堂皇,是这件鸾雀菱花镜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呈现出浓郁的盛唐之息,这一时期的铜镜基本上没有了铭文带(圈),这就为工匠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麦积区博物馆馆藏的鸾雀菱花镜,无论是纹饰还是工艺,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唐代铜镜的形制与制造工艺,打破了几千年来的传统模式,由于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分,铜镜质地银亮,美观实用,在造型上打破了以往的圆形、方形,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方亚字形等新的形制,反映了大唐时期人们对理想及审美的追求。纹饰的内容丰富多彩,较以前有较大变化,吉祥快乐的画面也应用在铜镜上,各种奇花异草、月宫、仙人、神话故事等都成为其表现题材。其纹饰布局与表现手法均出现了创新,新颖的题材、精美的工艺、华丽的纹饰,无一不显示着盛唐高度的工艺及唐代铜镜华美、雍容、富丽的特点,把我国的铜镜铸造艺术推向了新的高潮。

由于鸾雀菱花镜纹饰本身寓意深长,四只鸾雀、四朵并蒂花、八朵祥云,俱是成双成对,象征着好事成双,美好幸福,或生活美满,其大吉大利的寓意就注定菱花镜要盛行,是当时男女间的爱情信物,也是传达朝思暮想的爱恋媒质。“破镜重圆”的故事更使铜镜增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至今,麦积区还流传着这样的习俗:女儿在出嫁的时候,都会从娘家贴身携带一面镜子,以祈望吉祥平安、小家庭团团圆圆。薛逢《追昔行》“嫁时宝镜依然在,鹤影菱花满光彩”就是这一习俗最形象的写照。

唐朝的铜镜之所以能达到古代铜镜艺术的顶峰,光彩夺目,在纹饰上美轮美奂,在形式上新颖出奇,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一,唐朝尤其是盛唐时期,国家昌盛,民众富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追求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唐人已经不再刻意去追求一些虚无的东西,而更注重现实生活的享受,因而对于铜镜的使用与关注就与前人不同,这就从一个侧面助推了唐代铜镜艺术走向辉煌。第二,大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本身就有其他朝代所不具有的特点,

包容、开明的政治使其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其雍容华贵的形象,反映在铜镜上则是制式多样的创新,如葵花、菱花、亚字镜的诞生,当贵妇们对着花形的铜镜贴花黄时,大唐的气象宛如铜镜中贵妇的笑靥般灿烂。第三,唐朝时宗教迅速发展。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以来,经过不断地融汇、变通,至唐代时已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很多佛教习俗也成为人们生活的传统习俗。与此同时,道教在唐朝也备受重视,其宗教观念、习俗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唐朝铜镜纹饰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宗教题材,如婆罗树镜、八卦镜等。宗教的盛行一般会基于两种境遇,一是社会极其混乱,民不聊生,人民毫无生望,就会寄希望于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仙;另一种境遇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就会寻求精神享受,宗教成为其最好的选择。无疑,唐代时宗教的高度发展是属于后一种境遇,这也就说明了唐朝时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第四,唐帝国强盛的国力造就唐人的自信,因而对自身形象极为重视,铜镜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发挥到了极致。第五,由于铜镜不仅实用,而且有极高的工艺性与审美性,极具收藏价值,既是当时上流社会互赠的礼品,也是皇帝对臣下的赏赐,男女情侣之间互赠铜镜之事也时有所载。李白《代美人愁镜二首》“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即是一例。第六,铜镜在古代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作用,那就是辟邪。在很多的墓葬品中屡屡发现铜镜,究其原因就是古人认为铜镜能发光(其实是反光),具有降妖除魔、镇邪避灾的作用,既能保护生者,又能为死者避灾。唐代的一些传说更是加大了铜镜的这种作用,王励《古镜记》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隋末王度得一宝镜,屡次以此制服妖魅,后来其弟王勋也凭借此镜的魔力,降服鬼怪,数年后,镜即化去不见踪影。到后来衍化为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镜子也被赋予神秘的色彩。迄今为止,麦积区仍有这样的风俗:在民间,有办丧事的邻居会以镜悬门,以避不祥,很多寺庙建筑正脊和大殿之内也会嵌镜,就是为驱除鬼魅而设,以后武士胸前的护心镜,也具有这一功能。

唐代鸾雀菱花镜在工艺方面开创了先河;形制方面大胆创新,突破传统;纹饰方面生动别致,富有生活气息;艺术风格方面具有和谐美与人文性,体现了盛唐时期人们对于世俗美好生活的留恋。

#### [参考文献]

- [1]沈从文.古代镜子的艺术特征[J].文物参考资料,1957,(8).
- [2]孙立谋.吉祥纹样赏析[J].收藏家,2004,(12).
- [3]孔祥星,刘一曼.铜镜的鉴赏与收藏[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 [4]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程长新,程瑞秀,觉真.镜花水月(铜镜鉴赏与辨伪)[M].北京:北京美术出版社,2008,(6).
- [6]管维良.中国铜镜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